

傳世名著·中國古典小說系列叢書

# 二刻拍案驚奇

凌濛初著

長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传世名著·中国古典小说系列丛书

《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 著

责任编辑:张中良

封面设计:王笠君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4月第1版

印张:35.25 插页:16

1998年1月第3次印刷

字数:943 000

印数:20 501—30 330册

ISBN 7-80604-257-1/15·40 (全三册)

定价:50.00元

# 序

尝记《博物志》云：“汉刘褒画《云汉图》，见者觉热；又画《北风图》，见者觉寒。”窃疑画本非真，何缘至是？然犹曰：“人之见为之也。”甚而僧繇点睛，雷电破壁；吴道玄画殿内五龙，大雨辄生烟雾。是将执画为真，则既不可；若云膺也，不已胜于真者乎？然则操觚之家，亦若是焉则已矣。

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鹜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夫列越石清啸吹笛，尚能使群胡流涕，解围而去。今举物态人情，恣其点染，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面。此其奇与非奇，固不待知者而后知之也！

则为之解曰：“文自《南华》、《冲虚》，已多寓言；下至非有先生、凭虚公子，安所得其真者而寻之？”不知此以文胜，非以事胜也。至演义一家，幻易而真难，固不可相衡而论矣。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浒》之讥。岂非真不真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

即空观主人，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余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也。其所摭摭，大都真切可据。即间及神天鬼怪，故如史迁纪事，摹写逼真，而龙之踞腹，蛇之当道，鬼神之理，远而非无，不妨点缀

域外之观，以该俗儒之陋见耳。若天妖艳风流一种，集中亦所必存，唯污蔑世界之谈，则曷足乎其务去。愚自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石心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由此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殆有不足信者矣！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而不能者，不至为宣淫而已矣！”此则作者之苦心，又出于平平奇奇之外者也。

时劊劊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肆中急欲行世，征言于余。余未知搦管，毋乃“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哉！亦曰：“馔之扬之，糠秕在前”云尔。

壬申冬日睡乡居士题并书

## 小 引

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回自问。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非日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固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喜飞胫走，较捻髭呕血，笔冢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固有定价乎？

贾人一试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工墨，其为柏梁余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想，聊复缀为四十则。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

管乾氏以此等亦为奇语障。作如是观，虽现稗官身为说法，恐维摩居士知贡举，又不免发放耳。

崇禎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中

# 目 录

第 一 卷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1
第 二 卷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15
第 三 卷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儒人白嫁亲生女	35
第 四 卷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51
第 五 卷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72
第 六 卷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87
第 七 卷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101
第 八 卷	沈将士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114
第 九 卷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龙香女认合玉蟾蜍	126
第 十 卷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144
第 十 一 卷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	157
第 十 二 卷	硬堪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173
第 十 三 卷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183

第十四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	194
第十五卷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212
第十六卷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228
第十七卷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239
第十八卷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261
第十九卷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275
第二十卷	贾廉访贖行府牒 高功爰阴摄江巡	287
第二十一卷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298
第二十二卷	痴公子浪使啖皮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316
第二十三卷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331
第二十四卷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	344
第二十五卷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356
第二十六卷	槽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瘵生助师得令终	367
第二十七卷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379
第二十八卷	程朝泰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390
第二十九卷	赠芝麻识破假形 擷草药巧谱真偶	401
第三十卷	瘞遗骸王王献配夫 法聘金童秀小奴子	412

第三十一卷	行孝子到底不简具 殉节妇留得双出柜	425
第三十二卷	张福娘一心贞守 宋天锡万里符名	435
第三十三卷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446
第三十四卷	任君用恁水深围 杨太尉戏官馆客	457
第三十五卷	错调情贵母骂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474
第三十六卷	王渔翁舍镜崇二母 白水僧留物丧双生	486
第三十七卷	查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499
第三十八卷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511
第三十九卷	神偷寄一枝梅 侠盗押行三昧戏	524
第四十卷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544



# 第一卷

##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诗曰：

世间字纸藏经同， 见者须当付火中。

或置长流清净处， 自然福禄永无穷。

话说上古苍颉制字，有鬼夜哭。盖因造化秘密，从此发泄尽了。只这一哭，有好些个来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凛如斧钺，遂为万古纲常之鉴——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又如子产铸刑书，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后来，奸胥舞文，酷吏锻罪，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断送了多少人！那些屈陷的鬼，岂能不哭？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凭着暗中朱衣神，不论好歹，只看点头。他肯点头的，便差池些，也会发高科、做高官；不肯点头的，遮莫你怎样高才，没处叫撞天的屈！那些呕心抽肠的鬼，更不知哭到几时，才是住手。可见这字的关系，非同小可。况且，圣贤传经、讲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多用着他，不消说；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佛家白马驮将来，也只是靠这几个字，致得三教流传，同于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岂可不贵重他！

每见世间人，不以字纸为意。见有那残书废页，便将来包长包短；以致因而揩台抹桌，弃掷在地，扫置灰尘污秽中。如此作践，真是罪业深重！假如偶然见了，便轻轻拾将起来，付之水火，有何重难的事，人不肯做？这不是人不肯做，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二来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略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见字纸，便加爱惜，遇有遗弃，即行收拾，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

宋时，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见地上有遗弃的，就拾起焚烧；便是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中，或候烘晒干了，用灰焚过。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一日，妻有娠将产，忽梦孔圣人来吩咐道：“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贵非常。”梦后果生一儿，因感梦中之语，就取名为王曾，后来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只得三人，是宋庠、冯京与这王曾，可不是最稀罕的科名了！谁知内中这一个，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岂非人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见了享受科名的，那个不称羨？道是“难得”！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却错过了不做。不知为何？且听小子说几句：

苍颉制字，爰有妙理。  
三教圣人，无不用此。  
眼观纸存，额当有光。  
三元科名，惜字而已。  
一唾手事，可不拾取？

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偶然记起一件事来。一个只因惜字纸拾得一张故纸，合成一段佛门中国缘，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有诗为证：

翰墨因缘法室流，一函珍秘永传留。  
从来神物多呵护，堪笑愚人欲强谋。

却说唐朝侍郎白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专一精心内典，勤修上乘；虽然顶冠束带，是个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经，做成居士相。当时，因母病，发愿手写《金刚般若经》百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处寺宇中。后来五代、宋、元，兵戈扰乱。数百年间，古今名迹，海内荆榛已尽，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不知多怎地消灭了。惟有吴中太湖白洞庭山一个寺中，流传得一卷，直至国朝嘉靖年间，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吴中贤士大夫，骚人墨客，曾经赏鉴过者，皆有题跋在上，不消说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

曾有赞叹顶礼，请求拜观，留题姓名日月的，不计其数。算是千年来稀奇古迹，极为难得的物事。山僧相传至宝收藏，不在话下。

且说嘉靖四十二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粟闭籴，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原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廩中发出来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粟、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存米，只索闭仓高坐，又让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粟？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抑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团团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闲话且不提。只因是年米贵，那寺中僧侣颇多，坐食烦难。平日赈越也为年荒米少，无米布施。又兼民穷财尽，饿殍盈途，盗贼充斥，募化无路。那湖如住在太湖上，非舟楫不能往来。寺僧平时吃着十方，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载米上门的了。真个是：

香积厨中无宿食，  
净明钵里少余粮。

寺僧无计奈何。内中有一僧，法名辨悟，耳言对大众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无此大施主，难道抄了手，坐着饿死不成？我想：自侍郎《金剛经》真迹，是累朝相传至宝。何不将此件到城中，寻一识古董人家，当他些米粮，且度一岁；到来年有收，再图取贖，不亏迟也。”住持道：“相传此经直价不少，徒然守着池，救不得饥饿，真是馊米囤饿杀了。把他去

当米，诚是算计。但如此年时，那里撞得个人，肯出这样闲钱，当这样冷货？只怕空费着说话罢了。”辨悟道：“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委是不能够。想起来，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与我独厚。这卷白侍郎的经，他虽未必识得，却也多曾听得。凭着我一半面皮，挨当他几十挑米，敢是有的。”众僧齐声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只索就过湖去走走。”

住持走去房中，厢内捧出经来。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揭开里头看时，却是册叶一般装的，多年不经裱褙，浆气已无，周围镶纸，多泛浮了。住持道：“此是传名的古物，如此零落了，知他有甚好处？今将去与人家，藏放得好些，不要失脱了些便好。”众人道：“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不必先自担忧。”辨悟道：“依着我，当便或者当得来。只是救一时之急，赎取时，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那里？”众人道：“且到赎时再做计较，眼下只是米要紧，不必多疑了。”当下雇了船只，辨悟叫个道人随了，带了经包，一面过湖，到山塘上来。

行至相府门前，远远望去，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辨悟上前稽首。相见已毕，严都管便问道：“师父何事下顾？”辨悟道：“有一件事，特来与都管商量，务要都管玉成则个。”都管道：“且说看何事？可以从命，无不应承。”辨悟道：“敝寺人众缺欠斋粮，目今年荒米贵，无计可施。寺中祖传《金刚经》，是唐朝白侍郎真笔，相传价值千金。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一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得应付米百来石，度过荒年，救取合寺人众生命，实是无量功德。”严都管道：“是甚希罕东西，金银宝贝做的，值此价钱？我虽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真是千闻不如一见。师父且与我看看，再商量。”

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打开看时，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严都管道：“我只说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原来是这等悔气色脸。倒不如外边这包，还花碌碌好看，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逐叶翻翻，一直翻到后面去，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连主人也有题跋手书印章，方喜动颜色道：“这等看

起来，大略也值些东西，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多值了百来两银子，也不见得。我与师父相处中，又是救济好事，虽是百石不能够，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辨悟道：“多当多赎，少当少赎。就是五十石也罢，省得担子重了，他日回赎难措处。”

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捧了进去。终久是相府门中手段，做事不小，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当米五十石，付与辨悟道：“人情当的，不要看容易了。”说罢，便叫开仓斛发。辨悟同道人雇了脚夫，将米一斛一斛的盘明下船，谢别了都管。千欢万喜，载回寺中不题。

且说这相国夫人，平时极是好善，尊重的是佛家弟子，敬奉的是佛家经卷。那年年底，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到夫人处查算。一向因过岁新正，忙忙未及简勘。此时已值二月中旬，偶然闲手揭开一叶看去，内一行写着：“姜字五十九号，当洞庭山某寺《金刚经》一卷，本米五十石。”夫人道：“奇怪！是何经卷，当了许多米去？”猛然想道：“常见相公说道：‘洞庭山寺内，有卷《金刚经》，是山门之宝，’莫非即是此件？”随叫养娘们传出去，取进来看。不逾时取到，夫人盥手净了，解开包揭起看时，见是古老纸色。虽不甚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也知是旧人经卷。便念声佛道：“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只为年荒将来当米吃了。这些穷寺里，如何赎得去？留在此处褻渎，心中也不安稳。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把此经还了他罢！省得佛天面上取利，不好看。”吩咐当中都管说：“把此项五十石，作做夫人斋僧之费，速唤寺中僧人，还他原经供养去！”

都管领了夫人的命，正要寻便捎信与那辨悟，教他来领此经，恰值十九日是观世音生日，辨悟过湖来观音山上进香。事毕，到当中来拜都管。都管见了道：“来得正好，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捎信与你。”辨悟道：“都管有何吩咐？”都管道：“我无别事。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我家夫人知道了，就发心布施这五十石本米与你寺中，不要你取赎了，白还你原经，去替夫人供养着，故此要寻你来还你。”

辨悟见说，喜之不胜，合掌道：“阿弥陀佛！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使此经重还本寺，真是佛缘广大，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连老都管也种福不浅了！”都管道：“好说，好说。”随去禀知夫人，请了此经出来，奉还辨悟。夫人又吩咐都管：“可留来僧一斋。”都管遵依，设斋请了辨悟。辨悟笑嘻嘻捧着经包，千恩万谢而行。

到得下船埠头，正值山上烧香多人，坐满船上，却待开了；辨悟叫住，也搭将上去，坐好了开船。船中人你说张家长，我说李家短。不一时，行至湖中央。辨悟对众人道：“列位说来说去，总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真是善心喜舍，量大福大的了。”众人道：“是那一家？”辨悟道：“是王相国夫人。”众人内中有的道：“这是久闻好善的。今日却如何布施与师父？”辨悟指着经包道：“即此便是大布施。”众人道：“想是你募缘簿上开写得多了。”辨悟道：“若是有心施舍，多些也不为奇。专为是出于意外的，所以难得。”众人道：“怎生出于意外？”辨悟就把去年如何当米，今日如何白还的事，说了一遍，道：“一个荒年，合寺僧众多是这夫人救了的。况且寺中传世之宝正苦没本利赚取，今得奉回，实出侥幸。”众人见说一本经当了五十石米，好生不信。有的道：“出家人惯说大话，那有这事？”有的道：“他又不花我们东西，何故掉谎？敢是真的！”又有的道：“既是值钱的佛经，我们也该看看。”缘一会，也是难得见的。”要与辨悟取出来看。

辨悟见一伙多是些乡村父老，便道：“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列位未必识认，袞袞读读，看他则甚？”内中有一个教乡学假斯文的，姓黄号丹山，混名黄撮字，听得辨悟说话，便接口道：“师父出言，太欺人！什么白侍郎、黑侍郎，便道我们不认得！那个白侍郎，名字叫得白乐天，《千家诗》上多有他的诗，怎欺负我不晓得？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也是个缘分，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众人听得，尽拍手道：“黄先生说得有理。”齐就去辨悟身边，讨取来看。辨悟四不拗六，抵挡众人不住，只得解开包袱，摊在舱板上，揭开经来。那经叶不粘连的了，正揭到最后一页，怎当得湖中风来，忽然一阵。

风，旋到径边一掀。急得辨悟慌将两手撒住，早把一叶吹到船头上。那时，辨悟只好接着，不能脱手去取，忙叫众人快快收着。众人也大家垫了手脚，你挨我搭，吆歌喝喝，磕磕撞撞，那里捞得着！说时迟，那时快，被风一卷，早卷起在空中。原来一年之中，惟有正三月的风是从地下起的，所以小儿们放纸鸢风筝，只在此时。那时是二月天气，正好随风上去，那有下来的风，恰恰吹来还你船中？况且太湖中间，汪洋漾漾的所在，没着手脚处。只好共睁着眼，望空御着。但见：

天际飞冲，似炊烟一遛直上；云中荡漾，如游丝几个翻身。纸鸢到处好为乐，俊鹤飞来疑是伴。底下叫的叫，跳的跳，只在湖中一叶舟；上边往一往，来一来，直通海外三千国。不生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住，没处倩系白日的长绳缚转来。

辨悟手按着经卷，仰望着天际，无法施展，直看到望不见才住。眼见得这一纸在风哩回里去了，只叫得苦。众人也多呆了，互相埋怨。一个道：“才在我手边，为一些儿不守得住。”一个道：“在我身边去试，只道你来拿，我住了手。”大家唧唧。一个老成的道：“师父再看看，敢是吹了没字的乱纸还好。”辨悟道：“那里是素纸！刚是糊耳头一张，看得明明白白纸。”众人疑惑。辨悟放开双手看时，果然失了头一纸。辨悟道：“十年苦物，谁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忙把米瓮好，将包包了，感谢了师父，只道怨恨。众人也多懊悔，不敢明讲。黄撮官没做道理处，又直直拜诵句把不中款解劝的话。看见师徒不喜欢，也再没人敢讲着。那日午后，众人各自上岸散夜。

那辨悟到寺里来，说了两堂自己的经卷缘故，看寺无不欢喜赞叹。却把湖中失去一纸的话，瞒住不说。寺僧多是不在行处，也没有人翻察着看，交与住持收拾罢了。

话说两头。却说河南夏释师，有一个憨痴的官人，补了常州府太守，并且上任。家中亲眷设酒邀行，席中有一个，乃是个博学好奇的山人，曾到苏、杭四处游玩访友回来。席间对柳太守说道：

“常州府与苏州府接壤。那苏州府所属太湖洞庭山某寺中，有一件稀奇的物事，乃是白香山手书《金刚经》。这个古迹，价值千金。今老亲丈就在邻邦，若是有个便处，不可不设法看一看。”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时极尊信的，他虽不好古董，却是个极贪的性子，见说了值千金，便也动了火，牢牢记在心上。到任之后，也曾问起常州乡士大夫，多有晓得的。只是苏、松隔属，无因得看。他也不是本心要看，只因千金之说，上心希图。频对人讲，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购求来送他，未可知。谁知这些听说的人道是隔府的东西，他不过无心问及，不以为意。以后，在任年余，渐渐放手长了。有几个富翁为事打通关节，他传出密示，要苏州这卷《金刚经》。谁知富翁要银子反易，要这经却难。虽曾打发人寻着寺僧求买，寺僧道是家传之物，并无卖意。及至问价，说了千金。买的多不在行，伸伸舌，摇摇头，恐怕做错了生意，折了重本，看不上眼，不是算了，宁可苦着百来两银子送进衙去。回说：“《金刚经》乃本寺镇库之物，不肯卖的，情愿纳价罢了。”太守见了白物，收了顽涎，也不问起了。如此不止一次。这《金刚经》倒是那太守发科分起发人的丹头了，因此明知这经好些难取，一发上心。

有一日，江阴县中解到一起劫盗，内中有一行脚头陀僧。太守暗喜道：“取《金刚经》之计，只在此僧身上了。”一面把盗犯下在死囚牢里，一面叫个禁子到衙来，悄悄吩咐他道：“你到监中，可与我密密叮嘱这行脚僧，我当堂再审时，叫他口里扳着苏州洞庭山某寺，是他窝赃之所，我便不加刑罚了。你却不可泄漏讨死吃！”禁子道：“太爷吩咐，小的性命，恁地不值钱，多在小的身上罢了。”禁子自去依言行事。

果然，次日升堂，研问这起盗犯，用了刑具，这些强盗各自招出赃仗窝家。独有这个行脚僧，不上刑具，就一口招道：“赃在洞庭山某寺窝着，寺中住持叫甚名子。”原来行脚僧人做歹事的，一应荒庙野寺投斋投宿，无处不到，打听做眼。这寺中住持姓名，恰好他晓得的，正投太守心上机会。太守大喜，取了供状，叠成文卷。



面行文到苏州府捕盗厅来，要提这寺中住持。差人赍文坐守，捕厅金了牌，另差了两个应捕，驾了快船，一直望太湖中洞庭山来。真个：

人似饥鹰，船同蜚虎。鹰在空中思攫食，虎逢到处立吞生。静悄村墟，魑地神号鬼哭；安闲舍宇，昼时犬走乌飞。即此便是活无常，阴间不数真罗刹。

应捕到了寺门前，雄纠纠的走将入来，问道：“那一个是住持？”住持上前稽首道：“小僧就是。”应捕取出麻绳来便套。住持慌了手脚道：“有何事犯，便值得如此？”应捕道：“盗情事发，还问什么事犯！”众僧见住持被缚，大家走将拢来，说道：“上下不必粗鲁！本寺是山塘王相府门徒，等闲也不受人欺侮。况且寺中并无歹人，又不曾招接什么游客住宿，有何盗情干涉？”应捕见说是相府门徒，又略略软了些，说道：“官差更差，来人不差。我们捕厅因常州府盗情事，扳出与你寺干连，行关守提。有干无干，当官折辩，不关我等心上。只要打发我等起身。”一个应捕假做好人道：“且宽了缚，等他去周置，这里不怕他走了去。”住持脱了身，讨牌票看了，不知头由。一面商量收拾盘缠，去常州分辩；一面将差使钱送与应捕。应捕嫌多嫌少，诈得满足了才住手。

应捕带了住持下船，辨悟叫个道人跟着，一同随了住持，缓急救应。到了捕厅，点了名，办了文书，解将过去。免不得书房与来差多有了使费。住持与辨悟、道人，共是三人，雇了一个船，一路盘缠了来差，到常州来。

说话的，你差了。隔府关提，尽好使用支吾，如何去得这样容易？看官有所不知，这是盗情事，不比别样闲讼，须得出身辩白，不然怎得许多使用？所以只得来了。——未见官时，辨悟先去府中细细打听劫盗与行脚僧名字，来踪去迹，与本寺没一毫影响，也没个仇人在内。正不知祸根是那里起的，真摸头路不着。说话间，太守升堂。来差投批，带住持到。太守不开言问甚事由，即写监票发